

試論北大簡《蒼頡篇》「悉起臣僕」與 其版本之訛抄異文^{*}

許文獻

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

摘 要

由於秦本《蒼頡篇》至今未見，因此，現今所見出土《蒼頡篇》便衍生不少異文問題，如字形抄訛、通假、秦本與閭里書師本之修訂程度等，不過，近年在北大簡完整內容與居延簡新圖版之發表後，許多問題可以得到進一步解決。因此，本文擬在此基礎上，討論幾個問題，包括：

- 一 北大簡與英藏簡《蒼頡篇》「悉」字之釋讀。
- 二 居延簡「悉」字異文應為「迷」字試說。
- 三 《蒼頡篇》「悉」字與清華〈尹至〉簡「料」字之關係。
- 四 阜陽簡「己（巳）」字所透露之版本訊息。

關鍵詞：出土《蒼頡篇》、悉、迷、料、北大簡、阜陽簡、居延簡、英藏簡。

^{*} 拙文承蒙兩位審查委員專家惠賜高見，收穫良多，謹致謝忱！

Try to Discuss the “Xi Qi Chen Pu” in Peking University’s “Cang Jie Pian” and The Wrong Copy

Hsu Wen-hsien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Creative Writing,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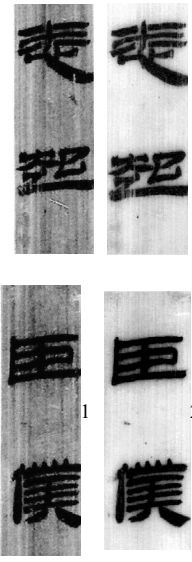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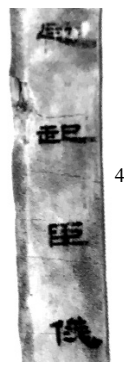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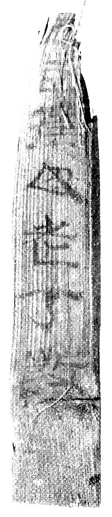
Abstract

Since the “Cang Ji Pian” of Qin edition has not been seen so far, the “Cang Ji Pian” unearthed today has generated a lot of foreign issues, such as the copying of glyphs, the leave, the revision level of Qin Ben and the master’s book.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omplete cont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Jane and the new edition of Ju Yanjian, many problems have been further solved. Therefore,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discuss several issues on this basis, including:

1.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d “Xi” in the “Cangyu articles” of Peking University and British Tibetan Bamboo Slips.
2. Ju Yanjian’s variant of the word “Xi” should be tried and tested.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d “Xi” in “Cang Ji Pian” and the word “material” in Tsinghua “Yin Zhi”.
4. Version information disclosed by Fuyang Jian’s “self (already)”.

Key words: Unearthed “Cang Jie Pian”, Xi, Mi, Li, Peking University’s Bamboo Slip, Fuyang’s Bamboo Slip, Juyan’s Bamboo Slip, and British Tibetan’s Bamboo Slip, Peking University’s Bamboo Slip “Cang Jie Pian”

北大簡「悉起臣僕」句，各本或見異文，惟其圖版多漫漶不清或有所殘闕，尤其此句首字僅北大簡較為清楚，茲試擬相關圖版或摹本之比較表如下：

北大簡 《蒼頡篇》簡6	英藏簡 《英藏》3028	居延簡 9.1A	阜陽簡 C001	水泉子簡 暫38
				
原整理者之隸定				
悉起臣僕 ⁶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該、忌(?) 起臣 ⁷	<input type="checkbox"/> 起臣僕 ⁸	己起臣僕 ⁹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起臣僕囚 老丁，發 ¹⁰

¹ 此上下二片為彩色放大圖版，因排印關係而切印，非斷簡，四字接續書寫。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14。

² 此上下二片為紅外線圖版，因排印關係而切印，非斷簡，四字接續書寫。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41。

³ 汪濤、胡平生、吳芳思編著：《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未刊漢文簡牘》（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年），圖版柒捌。

⁴ 簡牘整理小組：《居延漢簡〔壹〕》（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4年），頁28。

⁵ 左片為圖版，右片為摹本。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安徽省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蒼頡篇》〉，《文物》1983年第2期，頁24-34，圖版參。





⁶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71。

⁷ 胡平生、汪濤：〈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未刊漢文簡牘釋文〉，收入汪濤、胡平生、吳芳思編著：《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未刊漢文簡牘》（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年），頁1-53。

⁸ 簡牘整理小組：《居延漢簡〔壹〕》（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4年），頁28。

⁹ 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安徽省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蒼頡篇》〉，《文物》1983年第2期，頁24-34。

¹⁰ 此條釋文引自張存良之說，惟「囚」字胡平生已改釋為「毋」，可從。張存良：〈水泉子漢簡七言本《蒼頡篇》蠡測〉，收入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出土文獻研究（第九輯）》（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60-75；胡平生：〈讀水泉子漢簡七言本《蒼頡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064>，發表日期：2010年1月21日，檢索日期：2020年5月28日。

首字之字形對照				
				【闕】

首字各本隸釋或異，顯然是最大問題所在，而北大本簡文內容最為明確，大抵或云軍旅之事，其云「戲叢¹¹奢掩¹²，顛願重該，悉起臣僕，發傳約載，趣遽觀望」（北大簡《蒼頡篇》簡6）¹³北大簡原整理者將此首字隸作「悉」，訓作「詳盡」，但又引《玉篇》之訓釋，多了「審」、「和」二訓，似未有正詁，不過，原整理者認為簡文此字與阜陽簡、居延簡之異文「已」字義近，即近於「畢」義；¹⁴胡平生、汪濤則將英藏簡「起」上一字隸釋作「忌」，但仍有所存疑，同時，也註記說明了居延漢簡9.1A+9.1B+9.1C之異文為「已」；¹⁵張存良則認為此處所見各本異文「已」，仍應該是「悉」字；¹⁶白軍鵬釋英藏簡首字云「『心』上所从為『米』，這與北大簡『悉』字相同，亦與睡虎地秦簡中『悉』的寫法吻合」，並認為阜陽簡此字「殘缺過甚，尚不能貿然推測其亦當為『悉』」；¹⁷劉婉玲將北大簡、英藏簡、居延簡與阜陽簡在此所見首字俱釋為「悉」。¹⁸

首先，根據字形，北大簡「悉」字之隸定無誤，若以英藏簡對照之，則英藏簡「起」上一字，也應該是「悉」字。今復考其圖版字形，知其所从心上之形構，具有中豎筆與中橫筆，且上下各一小橫筆，因此，確實是「采」形無

¹¹ 「戲叢」二字從朱鳳瀚之隸釋。朱鳳瀚：〈北大漢簡《蒼頡篇》概述〉，《文物》2011年第6期，頁57-63。

¹² 「奢掩」二字從中央研究院簡牘整理小組、網路發言者Jileijilei與張存良之說。簡牘整理小組：《居延漢簡（壹）》（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4年），頁28；張存良：〈《蒼頡篇》研讀獻芹（六）——北大簡《蒼頡篇》釋文商兌（四）〉，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00，發表日期：2015年12月22日，檢索日期：2019年12月6日。

¹³ 朱鳳瀚：〈北大漢簡《蒼頡篇》概述〉，《文物》2011年第6期，頁57-63；梁靜：《出土《蒼頡篇》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年），頁15。

¹⁴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76。

¹⁵ 胡平生、汪濤：〈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未刊漢文簡牘釋文〉，收入汪濤、胡平生、吳芳思編著：《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未刊漢文簡牘》（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年），頁1-53。

¹⁶ 張存良：〈《蒼頡篇》研讀獻芹（七）——北大簡《蒼頡篇》釋文商兌（五）〉，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01，發表日期：2015年12月22日，檢索日期：2019年12月6日。

¹⁷ 白軍鵬：〈讀北大簡《蒼頡篇》札記〉，收入楊振紅、鄔文玲主編：《簡帛研究·2016·春夏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251-255。

¹⁸ 劉婉玲：《出土《蒼頡篇》文本整理及字表》（長春：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年），文末「文字編」頁16、248。

誤，而非「己（已）」，¹⁹故英藏簡此字可從上引張存良、白軍鵬與劉婉玲之說，釋為「悉」，與北大簡同。

至於居延簡與阜陽簡二本此字，舊釋為「巨」或「己（已）」。²⁰此二字殘泐不清，但下方之橫筆頗長，且幾成水平，與秦漢簡帛「悉」字之形或有不同，例如：



（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4-1「悉」）



（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141「悉」）

知「悉」字所从心，其最下方之「心」形末筆，由左上至右下，傾斜度顯著，與阜陽簡、居延簡此二例明顯不同；除此之外，尚可比對阜陽簡與居延簡中所見从心之例：

阜陽簡	居延簡（含新簡）
(C006「急」)	(9.2B)
(C003「悍」)	(EPT56.181A「心」)
(C009「惑」)	(EPT50.1B「意」)
(C007「忌」)	(EPT56.27A「慎」)
	(EPT50.1B「愿」)
	(EPT56.181A「悲」)

上引居延簡之「心」旁，其下方末筆多有弧度，與居延簡此例類似豎折筆之寫法明顯不同，而左部點畫之上半起始點，大抵是連接下方末筆之左端，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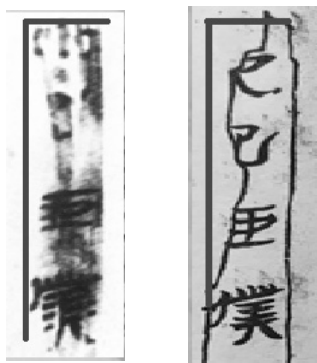
¹⁹ 各家釋字此二形互見，今本文暫以「己（已）」方式標示之。



²⁰ 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安徽省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蒼頡篇》〉，《文物》1983年第2期，頁24-34；胡平生、韓自強：〈《蒼頡篇》的初步研究〉，《文物》1983年第2期，頁35-40；勞榘：《居延漢簡 考釋之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6年），頁75-76；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 甲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6；林素清：〈蒼頡篇研究〉，《漢學研究》第5卷第1期（1987年6月），頁53-74；梁靜：《出土《蒼頡篇》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年），頁14。

向下直書，亦與居延簡此例或異，此可再參考以下字形解析圖：



因此，居延簡此字恐非从心，應該是可作初步確認的；其次，阜陽簡例字形相當漫漶，若根據原簡之大小還原模擬來看：



此字若釋作「悉」，以摹本字形而言，不僅布局似有失衡之傾向，如上方「」形與下方「」形過於靠近，似無容納「心」形之空間，亦看不出「心」形之字形特徵，再者，其下方末筆向右下斜書，並以較為平緩之角度曲筆而行，此與同簡其他「心」旁先直書而下，再向右曲折而行之筆法稍有不同，至於拓本之殘形，如上所述，其下方末筆更是趨於水平，此則又或異於同簡之「心」旁矣。

是故，居延與阜陽簡此二例，若如張存良釋為「悉」，或仍有疑。在阜陽簡部分，只能暫時根據其摹本右上折筆與下方橫筆之字形特徵，並從原整理者之說，將其釋為「己（已）」；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透過中央研究院簡牘整理小組更清晰之圖版，可發現居延簡例上方形構有類似「采」或「米」之字形，確實有釋「悉」之可能，但其下部形構終究非从心，依其形似應从辵，在此反而可釋作「迷」，尤其同屬《蒼頡篇》之9.2B，該簡所見从辵之例，其「辵」形即近於簡文此字，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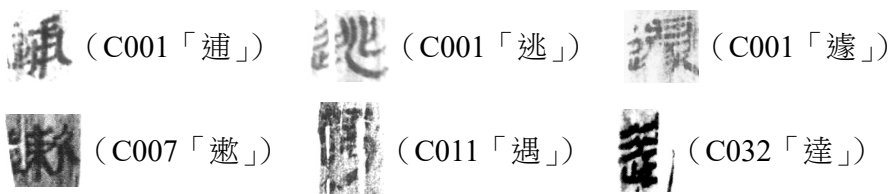


(9.2B「逋」)



(9.2B「逃」)

因此，居延簡此字或可改釋為「迷」，而「迷」、「悉」二字上古音韻部或謂相近，²¹且在漢代簡帛中，也可找到相通的例子，理應可通，例如：《帛乙老子·德經》：「人之悉也，其日固久矣」，「悉」可讀為「迷」，²²此「悉」字應即「悉」字，據此，或可謂初步解決了居延簡此例異文之問題，即其例應是北大本「悉」字之通假。當然，居延簡例可釋作「迷」，則阜陽簡例是否也有釋「迷」之可能，這答案應該是否定的，主要是因為阜陽簡所見从辵之例，其「辵」旁多位於左側，甚少見到寫成左下包圍結構者，例如：



因此，阜陽簡例恐仍以釋作「已（已）」之可能性較高。至於阜陽簡之異文問題，如上所述，北大簡與英藏簡所見異文為「悉」字，但「悉」與「已（已）」二字古音或隔，²³應非音近之通假，在字義上，雖然上引原整理者認為二字義近，惟嚴格說來，此二字用例是有別的，如「悉」字若據原整理者之說，解作「詳盡」，屬形容詞，其猶賈誼〈說積貯〉云「古之治天下，至殫至悉也。」²⁴而「已（已）」若訓為「畢」，猶「完成、竣事」義，卻屬動詞，或猶《國語·齊語》曰「有司已於事而竣。」²⁵又如《漢書·藝文志》云「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²⁶可知此二字在字義與用法上完全不同，其異文關係令人費解，甚至在訓讀上都可再作商榷。其實，此中「悉」字用例有較多之線索，或可先作正詁，如詛楚文即云「今又悉興其眾」（〈詛楚文·湫淵〉、〈詛楚文·巫咸〉），郭沫若釋即「悉國兵復襲秦」，²⁷王美盛則釋為「盡其所有」，²⁸俱可從，又里耶秦簡亦載「必先悉行城旦舂、隸臣

²¹ 「悉」字上古音屬心母質部，「迷」字則屬明母脂部，二字韻部互為陰入對轉，可謂韻近。

²² 白於藍：《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327。

²³ 「悉」字上古音屬心母質部，「已（已）」字則屬見母之部或余母之部，二字聲韻俱隔，且目前在古文字與傳世文獻中，亦未見相通之例。

²⁴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臺北：鼎文書局，1978年），卷二十四上，頁1128。

²⁵ 〔魏（吳）〕韋昭注：《國語》（清嘉慶天聖明道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年再版），卷六，頁167。

²⁶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臺北：鼎文書局，1978年），卷三十，頁1701。

²⁷ 郭沫若：《詛楚文考釋》，收入《郭沫若全集 考古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頁275-341。

²⁸ 王美盛：《詛楚文考略》（濟南：齊魯書社，2011年），頁11。

妾、居貲贖債」、「必先悉行乘城卒」（里耶秦簡 J1〔16〕6），再如《戰國策·韓策一》亦云「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²⁹此等「悉」字皆可訓作「全部備有」，且多用於動員兵力，與簡文此處文意相近，可見「悉」字若作此解，可謂文意暢達無礙，但即使「悉」訓作「全部備有」，而「己（已）」解作「完畢」或「完成」，此中所謂「悉起臣僕」與「己（已）起臣僕」之語義仍是不完全相同，顯然此中應有傳本上之問題，其彼此之異文關係待考，抑或「己（已）」之義訓或可再作調整，以確認其語義來源。

今復考簡文此句，由於下文為「臣僕」，因此，其上文很有可能是如何使用「臣僕」之動作，如「起」字原整理者已訓作「徵發」，³⁰可從，若然，則簡文「悉」、「己（已）」字亦當為其相關義，而如上所述，訓作軍事上「全部備用」之「悉」，在此應即其正詁，但「己（已）」字又該當何解，卻頗令人費解。其實，清華簡「料」字或可為此提供另一思考之方向：即「悉」字應如張存良所云，乃《蒼頡篇》之舊文，³¹也就是秦本《蒼頡篇》此處本有之標準字，而阜陽簡「己（已）」字則沿承了清華簡「料」字用例一系，此中可能存在「悉」、「料」二字互訛之情況，進而導致此所見之異文現象；且依此脈絡，並考量簡文上下文意，頗疑阜陽簡例在此應改讀為「治」，訓作「管理」或「統理」。茲試說如下：

如上所述，詛楚文已有「悉」字之相關用法，因此，今所見出土《蒼頡篇》之「悉」字，應即秦本之標準字，此可證成北大本原屬秦本系統之說，而英藏本一般認為是閭里書師本，若英藏本亦作「悉」，代表此句話從秦本至閭里書師本，並無太大之修訂，即使居延簡作「迷」，如上文所證，也仍是「悉」之假借，故此中之傳承脈絡可謂相當清楚。然而，屬秦本系統之阜陽簡，「悉」字異文卻是與其幾無任何形音義關係之「己（已）」字，令人懷疑此中是否有其他傳抄之版本來源，其中，清華〈尹至〉簡所見「料」字，可能為此中之關鍵，其形為：



（清華〈尹至〉簡5）

²⁹ 諸祖耿：《戰國策集注彙考》（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卷二十六，頁1364。

³⁰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76。

³¹ 張存良：《〈蒼頡篇〉研讀獻芹（七）——北大簡《蒼頡篇》釋文商兌（五）》，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01，發表日期：2015年12月22日，檢索日期：2019年12月6日。

此字舊釋為从采，但近來學界已改釋為「料」，³²訓作「挑選」或「徵用」，³³可信。而其簡文云「料民入于水」（清華〈尹至〉簡5），談的也是用兵之事，因此，令人不得不聯想到此字與《蒼頡篇》「悉」字之關係。

若考量戰國以下「米」、「采」之形近類化、「料」字所从斗形之異位，以及秦系文字「心」旁類近「斗」形等字形發展因素，頗疑「悉」、「料」存在抄訛之可能；再者，古文字所見用兵可分為幾個層次，首先，大規模之徵兵或軍事行動，其辭例多言「起」，例如：「湯於是乎徵九州之師，以略四海之內，於是乎天下之兵大起，於是乎亡宗戮族殘群焉服」（上博〈容成氏〉簡41），又如「靈王先起兵，會諸侯于申」（清華《繫年》簡98），可證《蒼頡篇》用「起」，或亦有興師一統之意，符合《蒼頡篇》歌頌秦統一六國之原有意旨，另一則是背水一戰或單方面之用兵，則多有練兵或治兵之意涵，此如「凡興士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會王符，乃敢行之」（戰國：新郢虎符，《集成》12108A），抑或上引〈尹至〉簡5之「料民入于水」，俱屬此例也，如此一來，《蒼頡篇》云「某起臣僕」，其「某」字也有可能是與「起」字義近，但非同義之羅列句語素，即與上述後者用兵之勢有者，若然，則具有「挑選」或「徵用」義之「料」字，倘將其帶入《蒼頡篇》此句似亦可行，則此句便是「料、起臣僕」，乃「針對臣僕進行『料』、『起』二事」，「料」、「起」二字可分別涵蓋用兵之兩層涵義，當然，「料起臣僕」句更可與《蒼頡篇》「悉起臣僕」下文之「發傳約







³² 此字歷來有釋「番」與「料」二說，但以字形而言，應以釋「料」說為長。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頁128、130-131；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清華簡《尹至》、《尹誥》研讀札記（附：《尹至》、《尹誥》、《程寤》釋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352>，發表日期：2011年1月5日，檢索日期：2019年12月25日；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清華簡《尹至》、《尹誥》、《程寤》研讀札記〉，收入彭林主編：《中國經學》第8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23-30；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清華簡《尹至》、《尹誥》研讀札記（附：《尹至》、《尹誥》、《程寤》釋文）〉，文末蘇建洲之評論，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352>，發表日期：2011年1月15日，檢索日期：2019年12月25日，其相近之說法，亦收入蘇建洲：《楚文字論集》（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1年），頁364-367；黃庭頌：〈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尹至〉探析〉，《有鳳初鳴年刊》第8輯（2012年7月），頁485-503；季旭昇主編，王瑜楨等合撰：《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讀本》（臺北：藝文印書館，2013年），〈尹至〉譯釋章之釋文與季旭昇師案語，頁1-3、20-21；夏大兆、黃德寬：〈關於清華簡《尹至》《尹誥》的形成和性質——從伊尹傳說在先秦傳世和出土文獻中的流變考察〉，《文史》2014年第3輯（總108），頁213-239。

³³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清華簡《尹至》、《尹誥》研讀札記（附：《尹至》、《尹誥》、《程寤》釋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352>，發表日期：2011年1月5日，檢索日期：2019年12月25日；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清華簡《尹至》、《尹誥》、《程寤》研讀札記〉，收入彭林主編：《中國經學》第8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23-30；季旭昇主編，王瑜楨等合撰：《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讀本》（臺北：藝文印書館，2013年），〈尹至〉譯釋章之釋文與季旭昇師案語，頁1-3、20-21。

載」句例或謂相類，殆皆為「〔v.+v.〕（並列二近義之動詞）+〔n.+n〕（並列二賓語）」之句式，此二句可說是相當完整之對文，故《蒼頡篇》此處「料起臣僕」也應是可行的。有鑑於上述兩項原因，頗疑北大簡《蒼頡篇》此「悉」字在某種程度上，可能與「料」字有關，茲復補證相關內容如下：









首先，「采」形自西周以下即逐漸類化為「米」形，但仍有部分別嫌特徵，如中豎筆之曲直程度與上部點畫之數量等，尤其在戰國以前，其中豎筆部分彎曲或四點畫數量未完整者，應該都是原有之「采」形，而筆直而書、四點畫數量完整或寫作六點畫者，則是已類近為「米」形，爾後歷經戰國之混同類化，發展至秦漢簡帛文字時，所有「采」便都寫作「米」形了，即若「悉」字也是如此。茲以「采」形為主軸，分析其與「米」形之關係如下：

分期 \ 字形特徵	與「米」形或別者	類近「米」形者
西周金文	 （番叟生壺，《集成》09705「番」）  （番生簋蓋，《集成》04326「番」）	 （衛鼎，《集成》02832「審」）
春秋金文	 （番君召簋，《集成》04582「番」）  （番□伯者君盤，《集成》10139「番」）  （番□伯者君盤，《集成》10140「番」）	 （楚王禽審孟，《新收》1809「審」）
戰國文字	 （〈詛楚文·巫咸〉「悉」）  （包山簡46「番」）	 （包山簡52「番」）  （上博〈孔子詩論〉簡21「審」）
秦漢簡帛文字		 （睡虎地秦簡〈秦律雜

字形特徵 分期	與「米」形或別者	類近「米」形者
		抄〉32「審」)  (里耶秦簡8.336「悉」)  (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89「悉」)  (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265「悉」)  (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126「番」)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93「審」)  (張家山漢簡〈奏讞書〉23「審」)

可知秦漢簡帛「采」形之中豎筆，多已無曲筆特徵，甚至部分字例四個點畫之書寫方向，也與「米」字趨同。因此，「悉」字所从采，基本上，與「米」形有互訛之可能。

其次，「料」字所从斗形，自春秋以降，位置多變，除了包覆與否之異化趨勢外，也有由上往下移動之趨勢，此可參考以下所列「料」字之相關字形：

春秋金文	戰國文字	秦漢簡帛	傳抄古文
 (鬲料盆蓋：《集成》10326)  (鬲料盆：《集成》10327)	 (清華〈尹至〉簡5)  (清華〈芮良夫毖〉簡20)	 (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194)  (睡虎地秦簡〈效律〉11)	 (《古文四聲韻》)  (《中國篆刻大字典》古

春秋金文	戰國文字	秦漢簡帛	傳抄古文
	 (上博《周易》簡42「斛」)	 (睡虎地秦簡〈效律〉12)	文)
















知春秋金文「料」字所从斗形偏右上，戰國文字則為包覆其他形構之組合，而在秦漢簡帛文字中，此「斗」形便往右下位置移動，甚至在傳抄異體中，或見疑為居下方者，即使《中國篆刻大字典》所見「斗」形居下之「料」字其古文字形來源待考，³⁴但整體而言，「料」字所从斗形，在秦漢簡帛文字中，其位置確有往下移動之趨勢。

最後，再來看「心」旁，其在秦系文字中，自戰國以下，即筆畫異化之勢明顯，尤具地域色彩，此可參考下所擬戰國「心」字之地域比較表：












秦系	 (八年丞甬戈，《新收》2004「悍」)  (《秦印彙編》210「慧」)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66「忌」)  (里耶秦簡8.290「息」)	楚系	 (包山簡218「心」)
		齊系	 (《戰璽分域》728「忌」)
		晉系	 (中山王譽鼎，《集成》02840A「忠」)
		燕系	 (《戰璽分域》47「悅」)
		其他	 (《璽彙》4501「心」)

可知秦系「心」字四筆寫法或見位移，且已異化為上方似有開斗之形，下方則為橫曲筆之寫法，而與他系文字不同，若再與同時期之部分「斗」形作比較，可發現此字形特徵或其相關書寫筆法，似也存在與「斗」形類近互訛之可能，此可再參考以下所列字形：

³⁴ 此字形於該書中僅標明為古文，但未著錄出處。顏邁、陳子介：《中國篆刻大字典》（貴州：貴州教育出版社，1994年），頁1745。

形構	字形特徵	心 斗
1.四筆寫法或見位移 2.上方皆為開斗之形 3.下方皆為橫曲筆者	<p>𠂔 (八年丞甬戈,《新收》2004「悍」)</p> <p> (《秦印彙編》210「慧」)</p> <p> (《秦印彙編》211「慮」)</p> <p> (《秦陶》452「悍」)</p> <p> (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79「悍」)</p> <p>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66「忌」)</p> <p> (里耶秦簡8.40「忠」)</p> <p> (里耶秦簡8.2233「忠」)</p> <p> (里耶秦簡8.290「息」)</p> <p> (里耶秦簡6.28「恐」)</p> <p> (馬王堆帛書《老子·甲》80「懼」)</p> <p> (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卷後古佚)</p>	<p>𠂔 (《貨系》987「料」)</p> <p> (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180「斗」)</p> <p> (信宮壘,《新收》1280「斗」)</p> <p>𠂔、𠂔 (信宮壘,《新收》1280「斗」,摹本)³⁵</p> <p> (里耶秦簡6.12「斗」)</p> <p> (里耶秦簡8.626「斗」)</p>

³⁵ 《秦文字編》所收摹本。王輝主編,楊宗兵、彭文、蔣文孝編著:《秦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頁1951。

形構 \ 字形特徵	心	斗
	<p>書》389「懼」)</p> <p> (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卷後古佚書》395「懼」)</p> <p> (馬王堆帛書《春秋事語》65「懼」)</p> <p> (《古文四聲韻》「忠」)</p>	
中豎筆或穿透上方撇筆者	<p> (《秦文字集證》174.623「慧」)</p> <p> (《廣碑別字》「心」)</p>	<p> (王后中官鼎,《集成》00936.1「斗」)</p> <p> (《秦印彙編》268「斗」)</p> <p> (《秦印彙編》268「魁」)</p> <p> (《璽彙》3293「料」)</p> <p>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52正-1「斗」)</p> <p> (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115「斗」)</p>

在上表所列兩種字形特徵中，前者即上所述秦系「心」旁之特色，後來為漢代文字或傳抄古文所繼承，而此字形特徵，若與相關「斗」形相較，除了部分字例之上方開斗方向仍或未趨一致外，基本上，其字形結構大抵是接近的，其中，新出八年丞甬戈、秦印「慧」字與《古文四聲韻》「忠」字等例所从心之寫法，與「斗」形最是相近，尤近於新出信宮壘之「斗」字，又左列「心」旁開斗形多朝右之特徵，更與《貨系》一例相近；至於第二項字形特徵，則可能是受到書寫習慣之影響，其部分字例之中豎筆較具延展性，而使上方形構趨近

於「斗」形。綜上所云兩種字形特徵，或可知秦系「心」旁此等異化趨勢，自戰國以下，即有類近「斗」形之情況，凡此皆可謂提高了「心」、「斗」互訛之可能性。

據此，可知「悉」字與「料」字，在秦漢簡帛文字中，存在訛近之可能，如此一來，兩個時代與用例相近之字，在當時字形相近之條件下，互訛為不同本子之用字，此實不無可能，換言之，古本《蒼頡篇》除了北大簡與英藏簡此「悉」字系統外，可能還有另一個訛抄為「料」字之版本系統，而此系統正是阜陽簡「己（已）」字所承繼之系統；倘循此理，則阜陽簡「己（已）」字之釋讀問題，亦可迎刃而解，其例可依簡文上下文所云軍旅之事，改讀為「治」，³⁶訓作「管理」或「統理」，其猶《禮記·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³⁷而此所謂「戲叢奢掩，顛願重該，治起臣僕，發傳約載，趣遽觀望」，殆指治兵之事，古籍文獻多有「治兵」者，如《周禮·夏官·大司馬》云「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³⁸即言「治理軍隊」也，另外，又有所謂治氣、治心、治變者，如《孫子·軍爭》或曰「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³⁹又如《孫子·軍爭》云「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⁴⁰再如《孫子·軍爭》曰「無要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⁴¹凡此亦屬「治兵」之事，其意旨俱猶近於此也。

若然，則「己（已）」字應是承緒了「料」字在「挑選」或「徵用」義，二字同有練兵或治兵之意涵，而「悉」字雖然可能為秦本之標準字，但在流傳過程中，疑因秦漢簡帛字形訛近與語例相類之影響，訛抄為「料」，並為阜陽簡「己（已）」字之所本，當然，這也代表了北大簡本最近於秦本，甚至在漢初時，當時流傳之秦本《蒼頡篇》，疑似有兩個以上不同之抄本，以致阜陽簡此句話，繼承了此系統而進行修訂，尤其，此類治兵文字所見形近訛變之情況，在秦漢之際也不難見到，⁴²而出土《蒼頡篇》中，被傳抄者或經師形近換用以致「訛之又訛」或「編者有意為之」者，更不乏其例，如筆者即曾據古史證北大

³⁶ 「己」字上古音屬見母之部，「已」字則為余母之部，此二字與定母之部之「治」字或調疊韻，例可相通。

³⁷ 達疏：《禮記注疏》（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府學宋刻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卷六十，頁983。

³⁸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重刊宋刻本），卷二十九，頁444。

³⁹ 〔魏〕魏武帝等註、〔清〕孫星衍等校：《孫子集註》（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6年），卷七，頁140。

⁴⁰ 〔魏〕魏武帝等註、〔清〕孫星衍等校：《孫子集註》（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6年），卷七，頁141。

⁴¹ 〔魏〕魏武帝等註、〔清〕孫星衍等校：《孫子集註》（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6年），卷七，頁142。

⁴² 陳偉武：《簡帛兵學文獻探論》（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151-160。

簡2「北」字或為「丘」之抄訛，⁴³倘以此類之，則阜陽簡「己（已）」字可能是漢初抄者根據已因形義俱近訛作「料」之底本代換而來，此亦間接證成了筆者曾論同屬秦本系統之阜陽簡底本應晚於北大本之假說。⁴⁴

另值得注意的是，秦簡或見軍事內容，且以相當具體之軍法、軍事物資或軍籍管理為主，例如：睡虎地秦簡〈軍爵律〉、里耶秦簡等；換言之，秦國重法，以法治軍，一切講求分層分工與實事求是，而此種鉅細靡遺之治軍風格，適正與清華簡「料」之意旨若合符節，也進一步深化了另一秦本《蒼頡篇》「悉」字可能與「料」有關可能性。

綜上所述，或可為出土《蒼頡篇》所見「某起臣僕」句之來源，作以下之圖示界定：

秦本：悉起臣僕		
漢初秦底本：悉起臣僕		漢初另一秦底本：料起臣僕
北大本（秦本系統）：悉起臣僕		阜陽本（秦本系統）：己（已）起臣僕
英藏本（閭里書師本系統）：悉起臣僕	居延本（閭里書師本系統）：迷起臣僕	
水泉子本（七言本系統）：𠂔起臣僕毋老丁		

可知「悉起臣僕」一句，自秦本以下，以至閭里書師本、七言本等，大抵可分為兩系：以北大本為主之異文系統，路線較為明確，且脈絡可尋；至於阜陽簡一系異文，雖未為後來各本所承繼，但其可能之來源「料起臣僕」句，倘依上文所述，其在字形、句式或意旨上，似也與「悉」字及《蒼頡篇》相關體例、內容等，有一定程度之關係，故不排除其所據底本，乃或異於北大簡秦底本之另一秦本，且其「己（已）」字更可讀為「治」，訓作「管理」或「統理」之謂。

⁴³ 許文獻：〈北大漢簡《蒼頡篇》簡2「青北」或為「青丘」小考〉，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225，發表日期：2018年9月26日，檢索日期：2020年5月29日。

⁴⁴ 許文獻：〈出土《蒼頡篇》「寬惠」續說——兼談漢代閭里書師本之修訂與抄訛情況〉，第三十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南：成功大學，2019年5月24日-25日。

參考文獻

-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重刊宋刻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
-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府學宋刻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
- 〔魏〕魏武帝等註、〔清〕孫星衍等校：《孫子集註》，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6年。
-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臺北：鼎文書局，1978年。
- 〔魏（吳）〕韋昭註：《國語》，清嘉慶天聖明道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年再版。
- 王輝主編，楊宗兵、彭文、蔣文孝編著：《秦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
- 王美盛：《詛楚文考略》，濟南：齊魯書社，2011年。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金文工作室：「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網址：http://bronze.asdc.sinica.edu.tw/qry_bronze.php。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 甲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 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安徽省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蒼頡篇》〉，《文物》1983年第2期，頁24-34。
-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 白於藍：《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
- 白軍鵬：〈讀北大簡〈蒼頡篇〉札記〉，收入楊振紅、鄔文玲主編：《簡帛研究·2016·春夏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251-255。
- 朱鳳瀚：〈北大漢簡《蒼頡篇》概述〉，《文物》2011年，頁57-63。
- 汪濤、胡平生、吳芳思編著：《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未刊漢文簡牘》，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年。
- 季旭昇主編，王瑜楨等合撰：《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讀本》，臺北：藝文印書館，2013年。
- 林素清：〈蒼頡篇研究〉，《漢學研究》5：1（1987年6月），頁53-74。

- 胡平生：〈讀水泉子漢簡七言本《蒼頡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064>，發表日期：2010年1月21日，檢索日期：2020年5月28日。
- 胡平生、汪濤：〈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未刊漢文簡牘釋文〉，收入汪濤、胡平生、吳芳思編著《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未刊漢文簡牘》，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年，頁1-53。
- 胡平生、韓自強：〈《蒼頡篇》的初步研究〉，《文物》1983年第2期，頁35-40。
- 夏大兆、黃德寬：〈關於清華簡《尹至》《尹誥》的形成和性質——從伊尹傳說在先秦傳世和出土文獻中的流變考察〉，《文史》2014年第3輯（總108），頁213-239。
- 郭沫若：〈詛楚文考釋〉，收入《郭沫若全集 考古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
-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
- 陳偉武：《簡帛兵學文獻探論》，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年。
- 張存良：〈《蒼頡篇》研讀獻芹（六）——北大簡《蒼頡篇》釋文商兌（四）〉，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00，2015年12月22日，檢索日期：2019年12月6日。
- 張存良：〈《蒼頡篇》研讀獻芹（七）——北大簡《蒼頡篇》釋文商兌（五）〉，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01，發表日期：2015年12月22日，檢索日期：2019年12月6日。
- 許文獻：〈北大漢簡《蒼頡篇》簡2「青北」或為「青丘」小考〉，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225，發表日期：2018年9月26日，檢索日期：2020年5月29日。
- 許文獻：〈出土《蒼頡篇》「寬惠」續說——兼談漢代閭里書師本之修訂與抄訛情況〉，第三十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南：成功大學，2019年5月24日-25日。
- 梁 靜：《出土《蒼頡篇》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年10月第一版。
- 勞 榘：《居延漢簡 考釋之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6年。
-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清華簡《尹至》、《尹誥》研讀札記（附：《尹至》、《尹誥》、《程寤》釋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352>，發表日期：2011年1月5日，檢索日期：2019年12月25日。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清華簡《尹至》、《尹誥》、《程寤》研讀札記〉，收入彭林主編：《中國經學》第8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23-30。

黃庭頤：〈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尹至〉探析〉，《有鳳初鳴年刊》第8輯，2012年7月，頁485-503。

劉婉玲：《出土《蒼頡篇》文本整理及字表》，長春：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年。

諸祖耿：《戰國策集注彙考》，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

鍾柏生、陳昭容、黃銘崇、袁國華編：《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6年。

簡牘整理小組：《居延漢簡（壹）》，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4年12月。

顏邁、陳子介：《中國篆刻大字典》，貴州：貴州教育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

蘇建洲：《楚文字論集》，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1年。